

《连环套》

主要角色

黄天霸：武生，白蟒、白扎巾盔、花白箭衣、黑马褂、抱衣抱裤、花白褶子、罗帽、厚底
 窦尔敦：净，绿蟒、绿花箭衣、扎巾、额子、翎子、狐尾、帘带、绦子、红髯、红耳毛、厚底、黄开氅、红褶子、绣花褶子，勾蓝花脸
 朱光祖：武丑，花褶子、皮巾、棕帽、八字髯、黑地白花袴衣裤、薄底
 关泰：净，绿蟒、绿扎巾盔、绿箭衣、绿化褶子、厚底、罗帽、勾红三块瓦
 何路通：净，黑蟒、黑扎巾盔、红一字髯口、黄抱衣抱裤、黄花褶子、黄罗帽、厚底、勾黄花脸
 计全：老生，花褶子、皮巾、素黑箭衣、罗帽、黑三、厚底
 彭朋：老生，文阳盔、香蟒、白三、厚底
 巴永泰：净，红蟒、候帽、黑满、厚底、勾红三块瓦
 于成龙：老生，紫蟒、忠纱、黑三、厚底
 索奈：丑，绿蟒、圆纱、八字吊髯、朝方
 梁九公：净，红蟒、朝珠、大太监帽、太监脸、厚底
 贺天龙：净，紫褶子、紫箭衣、罗帽、厚底，勾紫三块瓦
 贺天虎：净，花箭衣、花褶子、厚底、勾花白破脸
 贺天彪：净，花褶子、花箭衣、厚底、勾斜元宝脸
 贺天豹：净，花褶子、花箭衣、厚底、一字髯，勾黑花破脸
 报子：丑，青布箭衣、帘带、斜卒坎、红椒帽打绸结，八字髯、令旗
 施世纶：老生，红蟒、忠纱、黑三、厚底
 四上驷院：黑箭衣、黄马褂、大尾巾、薄底
 四大铠：红铠、大尾巾、薄底
 四太监：太监衣、太监帽、瓜棍、薄底
 四兵士：黄虎头帽、上手衣裤
 火枪手：青布箭衣、卒坎、鸟枪、红缨帽，驾鹰
 更夫甲：蓝布箭衣、卒坎、梢子帽、白四喜
 更夫乙：蓝布箭衣、卒坎、梢子帽
 四喽兵：黑虎头帽、黑下手衣；把寨门时软花罗帽、花褶子
 厨子：丑，茶衣、腰包、八字髯、蓝毡帽头
 中军：红开氅、中军盔、黑三
 龙套：红、绿（或紫）龙套衣、小板巾
 四校尉：箭衣、马褂、皮巾小额子、薄底
 四文堂：红龙套衣、大板巾、薄底

情节

连环套寨主窦尔敦盗了梁九公的御马，留名“黄三太”以报前仇。彭朋限令黄三太之子黄天霸搜捕盗马之人。黄天霸以拜山为名，单身去连环套。窦尔敦得知他是仇人之子，未予杀害，反而送他下山，约定明日山下比武。黄天霸之友朱光祖夜入山寨，盗走窦尔敦的兵器护手双钩。留下黄天霸的钢刀。次日比武时，朱光祖假说昨晚盗钩之事乃黄天霸所为，劝他感谢不杀之恩，献出御马。窦尔敦信以为真，交出御马，并亲自随黄天霸去官府投案。

注释

全剧由《行围》、《盗马》、《拜山》、《盗钩》、《被骗》五折所组成。
 这个剧本是由京剧著名艺术家李洪春、侯喜瑞两位老先生按照早年与已故京剧艺术大师杨小楼先生合作演出的剧本口述的。并在剧本前附录人物服装扮相。由刘松岩记录。

根据《传统戏曲剧目资料汇编》第一集：李洪春、侯喜瑞口述本整理

【第一场】

(彭朋、巴永泰、于成龙、索奈同上。)

彭朋 (念) 调和鼎鼎列三公，
巴永泰 (念) 一片丹心保江红。
于成龙 (念) 五谷丰登太平世，
索奈 (念) 万国来朝数大清。
彭朋 (白) 老夫兵部尚书彭朋。
巴永泰 (白) 本爵平西侯巴永泰。
于成龙 (白) 下官户部尚书于成龙。
索奈 (白) 下官大理寺正卿索奈。
彭朋 (白) 列位大人请了！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白) 请了。
彭朋 (白) 今有太尉梁千岁，奉旨口外行围射猎，恩赐御马，金鞍玉辔。命我挑选八旗满、蒙、汉军，现已调齐。千岁校场点兵，你我两厢伺候。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白) 请。
(四兵士、四大铠、四校尉、四上驷院、四太监、梁九公同上。)

梁九公 (引子) 龙楼凤阁任往来，听笙歌，江山永泰。
彭朋、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白) 参见千岁！
梁九公 (白) 列位大人少礼。
彭朋、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白) 谢千岁。
梁九公 (念) 身入宫院数十秋，天子驾前咱为头。正是四海升平日，万国来朝五凤楼。
(白) 咱家梁九公。自幼净身，进宫陪王伴驾，蒙主子的恩典，封咱家太尉之职，总管宫内全部的事宜，甚是得宠。如今干戈宁静，海晏河清，五谷丰登，民安国泰，乃是太平的盛世。咱家代替我主口外行围射猎；圣上恩赐全副的銮驾，又赐咱家穿朝御马，外有金鞍金辔，名为追风千里驹。
这个彭大人。
彭朋 (白) 千岁。
梁九公 (白) 命你挑选八旗满、蒙、汉的兵丁，可曾挑齐？
彭朋 (白) 俱已齐备。
梁九公 (白) 哈哈！你乃文职官员，办理这兵部的事务，倒也不差！
彭朋 (白) 千岁夸奖了。
梁九公 (白) 上驷院的官儿。
四上驷院 (同白) 在。
梁九公 (白) 咱家的御马可曾备好？
四上驷院 (同白) 御马备好，候千岁旨下。
梁九公 (白) 这个彭大人，传下旨意：文武百官免送，人马打从德胜门而出，就此兵发热河。
彭朋 (白) 下面听者，千岁有旨：文武百官免送，人马打从德胜门而出，就此兵发口外！
四兵士、
四大铠、
四校尉、
四上驷院、
四太监 (同白) 啊！
(【醉太平】。众人同上马，同下。)

【第二场】

(【普天乐】。四兵士、二火枪手、四校尉、四大铠、四上驷院、四太监、索奈、于成龙、巴永泰、彭朋、梁九公同上，同下马。)

四兵士、

四大铠、

四校尉、

四上驷院、

四太监 (同白) 来到热河。

梁九公 (白) 撒下围场啊。

彭朋 (白) 撒下围场。

(【朝天子】。四兵士、二火枪手、四校尉、四上驷院同下。)

梁九公 (白) 吩咐各旗兵丁，捕猎上来。

(虎形、鹿形、熊形同跳上，过场，同下。四兵士擒虎形同下。四校尉擒鹿形同下。四兵士擒熊形同下。兔形跳上。二火枪手同上。)

火枪手甲 (白) 野猫!

火枪手乙 (白) 撒鹰!

(鹰抓兔形。)

火枪手甲 (白) 唉，兔给鹰劈了!

火枪手乙 (白) 拿鸟枪打它!

(二火枪手同下。四兵士、四校尉、四兵士抬虎形、鹿形、熊形同上。)

四兵士、

四校尉、

四兵士 (同白) 打来飞禽走兽，堆积如山。千岁请看。

梁九公 (白) 看各旗的兵丁打来飞禽走兽，堆积如山，真乃我主洪福齐天!

众位大人，你我就此谢恩，望空祝贺。

(【普天乐合头】。众人同拜。)

梁九公、

彭朋、

巴永泰、

于成龙、

索奈 (同白) 吾皇万岁，万万岁!

梁九公 (白) 彭大人。

彭朋 (白) 千岁。

梁九公 (白) 传下旨意：就在此地扎下御营，犒赏三军，赏赐羊羔美酒。歇兵三日，再行捕猎。

彭朋 (白) 遵命。

梁九公 (白) 上驷院的官儿。

四上驷院 (同白) 在。

梁九公 (白) 好好看守咱家的御马。顺轿回营。

(四太监、四大铠、四校尉、索奈、于成龙、巴永泰、梁九公同下。)

彭朋 (白) 上驷院，想这口外沙漠之地，非比京城，千岁御马，必须要小心看守。

四上驷院 (同白) 是。

彭朋 (白) 齐回营寨。

(众人同下。)

【第三场】

探子 (内白) 马来!

(探子上。)

探子 (念) 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

(白) 俺，连环套探子是也。奉了寨主之命，下山打探。今有太尉梁千岁，奉旨口外行围射猎，圣上恩赐御马名为追风千里驹。不免报与寨主知道，就此马上加鞭。

(探子下。)

【第四场】

(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上。)

贺天龙 (念) 弟兄聚义在山岗，
贺天虎 (念) 爱习棍棒与刀枪。
贺天彪 (念) 结交绿林英雄汉，
贺天豹 (念) 五湖四海把名扬。
贺天龙 (白) 俺，贺天龙。
贺天虎 (白) 贺天虎。
贺天彪 (白) 贺天彪。
贺天豹 (白) 贺天豹。
贺天龙 (白) 众位贤弟请了。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请了。
贺天龙 (白) 寨主排山，你我两厢伺候！

(【发点】。四喽兵、窦尔敦同上。)

窦尔墩 (点绛唇) 英雄胆壮，侠义豪强，威名广，结义山岗。绿林俺为上。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参见寨主。
窦尔墩 (白) 诸位贤弟少礼，请坐。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谢寨主。
窦尔墩 (念) 铁面雄心胆包天，英雄四海美名传。自恨不遂心头愿，数载冤仇挂心间。
(白) 某，姓窦名尔墩，人称铁罗汉。自幼爱习拳棒，惯交天下水旱两路的英雄。是某来在这连环套，多蒙众位贤弟立我为尊。每逢山下，做来买卖，俱是列位贤弟之力也。

贺天龙 (白) 仰仗寨主的威名，我等何功之有。
窦尔墩 (白) 俺命喽罗，下山哨探买卖，未见回报。
探子 (内白) 报！

(探子上。)

探子 (白) 告进。
寨主在上，探子参。

窦尔墩 (白) 起来讲。
探子 (念) 探子奉命去寻路，不分昼夜奔京都。家家户户挂彩绸，一路之上垫黄土。

窦尔墩 (白) 垫黄土做甚？
探子 (白) 今有太尉梁千岁，替主口外行围射猎，圣上恩赐御马，名曰追风千里驹，此马好不威严也……

(【风入松】。)

窦尔墩 (白) 下面歇息去罢。
探子 (白) 是。

(探子下。窦尔墩三笑。)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寨主为何发笑？
窦尔墩 (白) 请坐下讲。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请。
窦尔墩 (白) 列位贤弟，可知某家，因何来在这连环套内？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我等不知。
窦尔墩 (白) 只为绿林有一家英雄，与俺作对。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但不知是哪一家？
窦尔墩 (白) 就是那飞镖黄三太……
贺天龙 (白) 老英雄！
窦尔墩 (白) 嘿！就是那匹夫！
贺天龙 (白) 但不知寨主怎样与他结下冤仇？
窦尔墩 (白) 窦某幼年之时，占据河间。那三太，倚仗金镖，压服绿林，他命计全指镖与俺借银。是俺不允，我二人约定在李家店比试，他不胜俺护手双钩，他就暗发甩头一子，将俺绊倒尘埃。众家英雄，纷纷言讲，道俺窦某，正在青春，不胜那五旬以外的老儿。是俺一怒，气走河间，天涯游荡，来在这连环套，多蒙众贤弟，立我为尊，哪知俺，把这比武的仇恨，时刻挂心。方才探子言道，今有太尉梁千岁，替主口外行围射猎，圣上恩赐一匹御马，名为追风千里驹。待俺施展本领，下得山去，身入御营，将此马盗回山寨。那三太，在南海大红门，镖伤过猛虎，圣上恩赐他黄马褂，他在圣驾跟前，夸过海口，朝中若失一草一物，由他三太寻找。我想圣上失落御马，必然命那三太寻找。想这连环套，高有万丈，周围数百余里，又有二十余座寨门，他哪里去寻？哪里去找？圣上必然拿他的全家治罪，某家的冤仇，岂不是得报！话已讲完，俺就此去也！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想那御营之中，兵似兵山，将似将海，寨主此去，只恐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窦尔墩 (白) 喂呀！大丈夫有仇不报，枉在世间为人。去心已定，不必拦阻，就此走走。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且慢，备得有酒，与寨主践行。
窦尔墩 (白) 有劳了！
(西皮导板) 将酒宴摆置在分金厅上，
(窦尔墩、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落座。)
窦尔墩 (西皮原板) 我一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窦尔墩在绿林谁不尊仰？
河间府为寨主除暴安良。
黄三太老匹夫自夸智量，
指金镖借银两欺压豪强。
我二人在李家店，
(西皮快板) 比武较量，
他不胜双手钩暗起不良，
他那里发甩头打某左膀，
也是某心大意未曾提防。
那时节众宾朋纷纷言讲，
黄三太他该得意洋洋。

大英雄仇不报枉在世上，
岂不被天下人笑某一场？
饮罢了杯中酒——

(西皮散板)

换衣前往，

(白)

溶墨伺候！

(西皮摇板)

这封书就是他催命的无常。
众贤弟且免送在山岗盼望，
闯龙潭入虎穴去走一场。

(窦尔墩下。)

贺天龙 (白) 寨主此去，定然成功；你我小心把守山寨。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请。

(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下。)

【第五场】

(窦尔墩上。)

窦尔墩 (二黄摇板) 乔装改扮下山岗，
山崖一带扎营房。

(白)

呀！

(二黄摇板)

蹑足潜踪朝前闯，
施展本领入营房。

(窦尔墩下。)

【第六场】

(四上驷院牵马同上。)

上驷院甲 (白) 列位请了。

三上驷院 (同白)

请了。

上驷院甲 (白) 奉了大人之命，看守御马。御马圈去者。

(四上驷院同下。)

【第七场】

(窦尔墩上。)

窦尔墩 (二黄摇板) 我进得御营中四下观望——

(白)

啊？

(二黄摇板)

寻不着御马圈今在哪厢？

(梆声。)

窦尔墩 (白) 啊！

(二黄摇板)

耳边厢又听得梆铃儿响亮，

(更夫甲、更夫乙同上。窦尔墩躲在后面暗听。)

更夫甲 (念) 少年当英雄，

更夫乙 (念) 老来两耳聋。

更夫甲 (白) 伙计请了。

更夫乙 (白) 怎么刚出来就拧啦？

更夫甲 (白) 跟我上御马圈。

更夫乙 (白) 哪儿吃大碗面哪？

更夫甲 (白) 跟着我走。

更夫乙 (白) 哦，后面有条狗？

更夫甲 (白) 我说你真聋吗？我的怯爹！

更夫乙 (白) 唉！

更夫甲 (白) 这你怎么听见了?
 更夫乙 (白) 你叫我嘛!
 更夫甲 (白) 别招说啦, 快走吧!
 (更夫甲、更夫乙同下。窦尔敦一望。)
 窦尔墩 (白) 此乃天——助俺成功也!
 (二黄摇板) 要成功跟随他闪躲在一旁。
 (窦尔墩下。)

【第八场】

(四上驷院牵马同上, 四兵士同上。)
 上驷院甲 (白) 将御马交付尔等, 多加小心!
 (四上驷院同下。)
 兵士甲 (白) 你们两个前夜, 我们两个后夜。
 (兵士丙、兵士丁同接马。)
 兵士丙、
 兵士丁 (同白) 是喽。
 (兵士甲、兵士乙同下。更夫甲、更夫乙同上, 窦尔敦暗随上。)
 更夫甲 (白) 伙计, 这就是御马圈。
 更夫乙 (白) 我知道啦。
 (更夫甲、更夫乙同下。)
 窦尔墩 (白) 妙哇!
 (二黄摇板) 御营中是禁地不可乱闯,
 这时候俺只得谨慎提防。
 俺不免将熏香暗暗用上——
 (窦尔墩点熏香, 见兵士丙、兵士丁倒地。)
 窦尔墩 (二黄摇板) 熏倒了看马的人料也无妨!
 (窦尔墩下, 拉马上。)
 窦尔墩 (白) 吁, 吁——
 (二黄摇板) 白龙驹休得要踢跳喧嚷,
 (更夫甲、更夫乙同上。)
 更夫甲、
 更夫乙 (同白) 拿奸细!
 (窦尔墩杀更夫甲、更夫乙。)
 窦尔墩 (白) 嘿嘿!
 (二黄摇板) 胆大的小更夫也敢逞强!
 你二人在爷的刀下命丧,
 (窦尔墩取出信, 看。)
 窦尔墩 (二黄摇板) 自有那黄三太与你抵偿。
 (窦尔墩扔信, 下。兵士甲、兵士乙同上, 被更夫甲、更夫乙绊倒。)
 兵士甲 (白) 哎呦! 何人将更夫杀死!
 这有书信一封, 想是御马有失!
 (兵士甲看兵士丙、兵士丁。)
 兵士甲 (白) 他们也都被熏过去了!
 (兵士甲用水将兵士丙、兵士丁喷醒。)
 兵士甲 (白) 御马失落, 报与上司知道。
 有请老爷。
 (四上驷院同上。)
 四上驷院 (同白) 何事?
 兵士甲 (白) 今有大胆贼人, 夜入御营, 杀死更夫, 盗去御马, 临行还留下书信一封, 老爷
 请看。
 四上驷院 (同白) 有这等事! 你我一同报与大人知道。
 有请彭大人。

(彭朋上。)

彭朋 (念) 来在口外地，昼夜费心机。
(白) 何事？

四上驷院 (同白) 今有大胆贼人，夜入御营，杀死更夫，盗去御马，临行留下书信一封，大人请看。

彭朋 (白) 待我看来。
此事重大，必须报与千岁知道。
来，打道御营。
有请千岁。

(四校尉、四大铠、巴永泰、梁九公同上。)

梁九公 (念) 替主口外行围猎，咱家可算第一人。

彭朋 (白) 参见千岁。

梁千岁 (白) 这个彭大人，夜静更深，来到御营，有什么军情议论吗？

彭朋 (白) 启禀千岁：今有大胆贼人夜入御营，杀死更夫，盗去御马，临行之时，留下书信一封，千岁请看。

梁九公 (白) 啊！怎么着！今有大胆贼人擅入御营，杀死更夫，盗去咱家的御马，临行之时，还留下书信一封吗？

彭朋 (白) 正是。

梁九公 (白) 哈哈！孩儿呀，孩儿呀！你这个胆子可真真的不小哇！
巴永泰！

巴永泰 (白) 在。

梁九公 (白) 掌灯，待咱家观看。
(梁九公看信。)

梁九公 (白) “……若问盗马人，飞镖三太尽知情！”
(梁九公寻思。)

梁九公 (白) 三太这个老儿早故去啦！哦呵有啦！现有他子黄天霸跟随施世纶镇守海下，乃是漕标副将，莫非天霸与绿林之中，还有什么来往吗？嗯！咱家我自有道理。
巴永泰！

巴永泰 (白) 在。

梁九公 (白) 启开文房。
(【急三枪】。梁九公写旨。)

梁九公 (白) 巴永泰听旨！

巴永泰 (白) 在。

梁九公 (白) 拿咱家的圣旨连日连夜去到海下，调副将黄天霸，命他去至口外，捉拿盗马之人，有了盗马之人，将功折罪；若是无有咱家的御马呀！彭朋！

彭朋 (白) 千岁。

梁九公 (白) 当初你与三太交好甚厚，若是无有咱家的御马，连你带施世纶、天霸等一齐问罪！
巴永泰，你接旨去(1)吧！

(梁九公下。巴永泰接旨。)

巴永泰 (白) 带马！
(四校尉、巴永泰同下。彭朋向四上驷院。)

彭朋 (白) 哇！你等自不小心，竟将御马失落！记打，记责！回衙听参！
(彭朋下。上驷院甲向四兵士。)

上驷院甲 (白) 哇！你等自不小心，竟将御马失落！记打，记责！各自听候处理！
(四上驷院同下。四兵士同叹气。)

四兵士 (同白) 嘿！
(四兵士同下。)

【第九场】

(窦尔墩拉马上。)

窦尔墩 (白) 吁——

(二黄摇板) 御马到手喜洋洋,
金鞍玉辔黄丝缰。
两旁镶衬赤金镫,
项下挺胸对成双。
扳鞍认蹬把马上,
勒转马头奔山岗。

(窦尔墩趟马。)

窦尔墩 (白) 嗨! 马来呀!

(窦尔墩下。)

【第十场】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上, 在正场同站一排。)

黄天霸 (念) 丹心灭寇扫残奸,
关泰 (念) 全凭宝刀镇淮安。
何路通 (念) 弟兄怀揣忠义胆,
计全、
朱光祖 (同念) 匣里龙泉血未干。

黄天霸、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俺——
黄天霸 (白) 黄天霸。
关泰 (白) 关泰。
何路通 (白) 何路通。
计全 (白) 计全。
朱光祖 (白) 朱光祖。
黄天霸 (白) 请坐!

(黄天霸坐中间, 关泰、计全同坐左边, 何路通、朱光祖同坐右边。)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 你我自投施大人以来, 拿强捕盗, 除暴安良; 如今官高极品, 此乃大人提拔我等。
关泰 (白) 想你我绿林为官, 亦非容易, 俱赖大人提拔。
何路通 (白) 着哇!
计全 (白) 是啊, 一来大人提拔之恩, 二来三太爷教子有方。
朱光祖 (白) 我说众位英雄! 想咱们做官拿人, 无非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 又道是千里马还得千里人, 何言大人提拔我等。
黄天霸 (白) 话虽如此, 还是大人提拔之恩。

(〔内传点声〕。)

黄天霸 (白) 听二堂传点, 大人升堂, 我等两厢伺候。

(四龙套、施世纶同上。)

施世纶 (引子) 奉命出朝, 理民讼, 除恶安良。

(施世纶坐内场椅。)

黄天霸、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卑职等参见大人。
施世纶 (白) 众位英雄少礼。

黄天霸、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谢大人。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分站两边。)

施世纶 (念) 身为按院理总漕，一片丹心保皇朝。御命二字如山倒，贪官污吏法不饶。
 (白) 本院，施世纶。蒙圣恩镇守海下漕运，代理民讼，除暴安良。天霸，每逢拿强捕盗，除暴安良，俱是众位英雄之力也。本院打本进京，你等俱有升赏。

黄天霸 (白) 卑职等，蒙大人提拔理应携力同心，报效皇家。
 施世纶 (白) 君正臣贤，国家祥瑞也。

巴永泰 (内白) 圣旨下！
 黄天霸 (白) 启大人：圣旨下。
 施世纶 (白) 香案接旨。
 黄天霸 (白) 香案接旨。

(四校尉、巴永泰同急上站直一字，施世纶、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下场门站一字迎接。巴永泰下马，四校尉同挖门进内，施世纶、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正场一排。)

巴永泰 (白) 圣旨下！
 施世纶、
 黄天霸、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万岁！
 (施世纶、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跪。)

巴永泰 (白) 跪听诏曰：今有太尉梁干岁，奉旨口外行围，竟有大胆贼人夜入御营，杀死更夫，盗去御马，临行留下书信一封。梁干岁提调黄天霸等，去至口外捉拿盗马之人。有了盗马之人将功折罪；若无盗马之人，彭朋、施世纶、黄天霸等一律同罪。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施世纶、
 黄天霸、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万万岁！
 巴永泰 (白) 请过圣命。
 施世纶 (白) 香案供奉。
 天霸，见过侯爷。

黄天霸 (白) 参见侯爷。
 巴永泰 (白) 天霸，本爵在十里长亭等候于你，速速启程。
 黄天霸 (白) 遵命！
 巴永泰 (白) 带马！
 (四校尉、巴永泰同下。)

施世纶 (白) 天霸，适才圣旨到来，命你去到口外捉拿盗马之人。你父子久走绿林，此去若是不能成功，你一世英名付与流水。

黄天霸 (白) 唉呀大人哪！适才圣旨到来，召卑职去至口外捉拿盗马贼人，卑职只得甘心领罪，在四路寻访，倘若不能成功，尽忠一死，理所当然。只因我母年迈无人侍奉。众位仁兄，小弟死后无论哪位仁兄，将我母送回浙江绍兴府，小弟纵死九泉，是感恩非浅！

朱光祖 (白) 唉呀大人哪！巴侯爷还在十里长亭等候，这个节骨眼儿，可没有说话的工夫啦！
 施世纶 (白) 看衣更换！
 (黄天霸脱蟒，换白龙箭衣、马褂，挎剑。关泰脱蟒，换箭衣、褶子。何路通脱蟒，换箭衣、褶子。计全、朱光祖不换装。)

施世纶 (白) 看酒伺候！
 (西皮散板) 人来看过酒琼浆，

天霸近前听端详：
此去不能擒贼党，
杀身大祸我承当，你且放心旁。

黄天霸 (白)
(西皮流水板) 谢大人！
谢过大人恩海量，
臣忠子孝古之常。
纵然不能擒贼党，
尽忠一死有何妨、万载名扬。

施世纶 (西皮散板) 开言叫声关参将，
何路通单人去长江；
计全素日韬略广，
朱光祖协力要相帮。
众位英雄一同往，
齐心努力拿强梁。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大人！
关泰 (西皮散板) 大人请把宽心放，
何路通 (西皮散板) 齐心努力拿强梁。
计全 (西皮散板) 哪怕贼人武艺强，
朱光祖 (西皮散板) 生擒活捉如探囊。
黄天霸 (西皮散板) 辞别大人把马上，
(四上手自两边分上，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黄天霸同上马，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下。)
黄天霸 (西皮散板) 成功回，大人台前再问安康。
(黄天霸下。)

施世纶 (西皮散板) 众位英雄把马上，
倒叫本院挂心旁。
但愿此去擒贼党，
(四龙套同翻下。)

施世纶 (西皮散板) 满斗焚香谢上苍！
(施世纶下。)

【第十一场】

(【急急风】。四校尉、巴永泰同搭轿上，同归正场一排。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黄天霸同搭轿上。)

黄天霸 (白) 我等下马。
巴永泰 (白) 不必下马，速速趲行。
(四校尉、巴永泰同下。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趲马下。)

【第十二场】

(四文堂、彭朋同上。)

彭朋 (念) 提调黄天霸，访拿盗马人。
(中军上。)

中军 (白) 巴侯爷到！
彭朋 (白) 有请！
(【急急风】。四校尉同站直场一字，巴永泰上，四校尉同接马下。彭朋迎巴永泰。)

彭朋 (白) 侯爷！
(彭朋、巴永泰同进内。)

彭朋 (白) 请坐。侯爷，一路之上多受风霜之苦！
巴永泰 (白) 为国效劳，何言风霜之苦。
彭朋 (白) 天霸可曾调到？

巴永泰 (白) 我已调到，少时升堂必须惊吓于他！
 彭朋 (白) 那是自然。侯爷请至后面歇息。
 (巴永泰下。)
 彭朋 (白) 升堂！
 (彭朋入内场椅坐。)
 彭朋 (白) 中军听令，天霸到此叫他报门而进！
 中军 (白) 遵命！
 (〔急急风〕。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上，同直场一字，同下马。)
 中军 (白) 呔、天霸，大人吩咐下来，叫你报门而进，你要仔细了，你要打点了。报门！
 (黄天霸欲报名，朱光祖拍黄天霸肩头。黄天霸不知何故，朱光祖一指黄天霸所持宝剑。黄天霸一惊，把剑交朱光祖，朱光祖、关泰、何路通、计全自上场门同下。)
 黄天霸 (白) 报，镇守海下总漕标下虚职总兵副将黄天霸，告进。卑职参见大人。
 彭朋 (白) 下跪可是天霸？
 黄天霸 (白) 正是卑职。
 彭朋 (白) 见了老夫，为何不抬起头来？
 黄天霸 (白) 有罪不敢抬头。
 彭朋 (白) 恕你无罪。
 黄天霸 (白) 谢大人！
 彭朋 (白) 天霸，梁干岁奉旨口外行围，圣上恩赐御马，今有大胆贼人夜入御营，杀死更夫，盗去御马，临行留下书信一封，想你父子久走绿林，定知此贼来历，你与我讲、讲、讲！
 黄天霸 (白) 唉呀大人哪！我父在世走镖之时，不过直隶、山东、江南、淮扬一带等处。想这口外，乃是沙漠之地、化外之所，慢说卑职，就是先父在世也未曾到过此地，望大人详情。
 彭朋 (白) 这有书信，你拿去看来。
 黄天霸 (白) 谢大人！
 上写“若问盗马人，飞镖三……”噢噢噢明白了！
 唉呀大人哪！想是盗马之人，与我黄门作对。还望大人开恩宽限日期，格、格、格外的开恩！
 四文堂 (同白) 噢！
 彭朋 (白) 掩门！
 (四文堂同下。彭朋出位搀起黄天霸。)
 彭朋 (白) 天霸，梁干岁恩赐一月，老夫宽限十天，共四十日。若是不能成功，访不着盗马之人，天霸，老夫与你父交好甚厚，拼着我的前程不要，也要替你担……
 黄天霸 (白) 谢大人！
 彭朋 (白) ……待。
 黄天霸 (白) 谢大人！
 彭朋 (白) 去罢！
 黄天霸 (白) 送大人！
 (彭朋下。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上站一字。)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怎么样了？
 黄天霸 (白) 公馆再叙！
 (关泰、何路通、计全同上马，朱光祖给黄天霸带马同下。)

【第十三场】

(〔急急风〕。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上站一字。四上手同上，接马同下。)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请坐。大人怎样吩咐下来？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往日见俺天霸十分欢悦，今日这样着恼，你道为了何来？

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 (同白) 为了何来？

黄天霸 (白) 今有太尉梁干岁奉旨口外行围射猎，圣上恩赐御马，名为日月追风千里驹，今有大胆贼人，夜入御营，杀死更夫，盗去御马，临行之时留下书信一封，上写：若问盗马人，飞镖我父尽知情。圣上恩赐一月，彭大人宽限十天，共四十日，访拿盗马之人，将功折罪；若无盗马之人，圣旨一到，要将我全家问斩！

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 (同白) 噢！

黄天霸 (西皮散板) 这才是大祸从天降，盗马之人把我伤。我今一死成何样？家中还有老萱堂。

计全 (白) 计仁兄，可知何人在这口外招众为首。

计全 (白) 当年跟随三太爷走镖之时，不过是直隶、山东、江南、淮扬一带等处。想这口外未曾到过，愚兄不晓。

黄天霸 (白) 计仁兄不知？

计全 (白) 愚兄不晓。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也全然不晓？难道说盗马之人飞过天边，越过化外不成？

朱光祖 (白) 我说这个老兄弟，想这口外之地，无非是热河、巴沟、三座塔、乌拉哈达喇嘛庙、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马兰关一带等处，有位老辈英雄您知道？

黄天霸 (白) 他叫什么名字？

朱光祖 (白) 就是那赛毛遂杨香武，杨五叔他老人家。

黄天霸 (白) 此人今在何处？

朱光祖 (白) 嗐，可惜他不在了。

黄天霸 (白) 怎么讲？

朱光祖 (白) 他死了。

黄天霸 (白) 唉呀！

(黄天霸气椅。)

何路通 (白) 死了你说他干什么！

朱光祖 (白) 我说说也不要紧哪！

黄天霸 (西皮散板) 听一言不由我神魂飘荡，寻不着盗马人今在何方。大英雄纵一死眉头展放，望列位将尸骨带回故乡。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归座。黄天霸一看。)

黄天霸 (白) 嗐！

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 (同白) 嗐！

计全 (白) 众位英雄，俺计全倒有一计在此。

关泰、何路通、朱光祖 (同白) 计仁兄有何妙计？

计全 (白) 我等准备车子二十辆，上插镖旗，写着贩卖红花紫草的客商，穿山越岭而过；倘若贼人下山劫抢，擒住一个也好追问何人在此招聚为首也未可知。

黄天霸 (白) 只恐难以凑巧。

朱光祖 (白) 我说这个老兄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死马当着活马治，倘遇机会也未可知。
 黄天霸 (白) 好。
 众官兵走上！
 (四上手自两边分上。)
 四上手 (同白) 有何吩咐？
 黄天霸 (白) 命你等准备大车二十辆，各插镖旗，上写贩卖红花紫草客商，倘遇贼寇，不要惊慌，我等在后。
 四上手 (同白) 遵命！
 (四上手自两边分下。)
 黄天霸 (白) 大家用过酒饭，一同前往。正是：
 (念) 计就月中擒玉兔，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念) 谋成日里捉金乌。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上。)
 贺天龙 (念) 弟兄聚义在山岗，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念) 全凭武艺逞豪强。
 (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归座。)
 贺天龙 (白) 众位贤弟，那窦尔墩自从盗回御马，洋洋得意，将我弟兄不放在心上。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我等下山做几件好买卖，与那窦尔墩见识见识。
 贺天龙 (白) 我也曾命人下山打探买卖，未见回报。
 (探子上。)
 探子 (白) 报，启禀各位寨主：山下来了许多车辆，上插镖旗，贩卖红花紫草的客商，特来报知。
 贺天龙 (白) 再去打探！
 探子 (白) 遵命！
 (探子下。)
 贺天龙 (白) 众位贤弟，买卖到了。你我一同下山。
 (贺天龙脱褶子拿刀，率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下。)

【第十五场】

(四车夫、计全、朱光祖、关泰、何路通、黄天霸同上。)
 黄天霸 (白) 众好汉、鬻行者！
 (黄天霸、计全、朱光祖、关泰、何路通同归里站一排。)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看前面一带山岭，穿山而过！
 (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上，过场，同下。)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雷头响亮，定有贼寇下山，迎上前去！
 (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下场门同上，二龙出水，会阵。)
 贺天龙 (白) 呔，留下镖车放你等过去！
 黄天霸 (白) 何处毛寇在此掠抢？通上名来！
 贺天龙 (白) 俺乃连环套寨主贺天龙、
 贺天虎 (白) 贺天虎、
 贺天彪 (白) 贺天彪、

贺天豹 (白) 贺天豹、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在此。
黄天霸 (白) 噢，原来是弟兄四位！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然！
黄天霸 (白) 我来问你，此地是你一家还是有旁人招聚为首？
贺天龙 (白) 就是你大王一家，并无第二。
黄天霸 (白) 怎么并无第二？哈哈，本当将镖车奉上，但则一件。
贺天龙 (白) 哪一件？
黄天霸 (白) 俺手中的刀。它却不肯！
贺天龙 (白) 看刀！
(四车夫、计全、朱光祖、关泰、何路通、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两边钻烟筒分下。黄天霸、贺天龙同一扯，两扯、半个合，打九刀半，贺天龙败下。黄天霸追下。)

【第十六场】

(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上，同挖门。)
贺天龙 (白) 来得厉害，回山！
(贺天虎领贺天彪、贺天豹同下，贺天龙倒脱靴，黄天霸冲上，卸掉贺天龙刀，一脚踢倒贺天龙，黄天霸按住贺天龙臂膀。)
黄天霸 (白) 呔！招出为首之人，饶你不死！
贺天龙 (白) 为首之人，姓窦名尔墩、人称铁罗汉。
(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上。朱光祖摇手示意黄天霸搀起贺天龙。)
黄天霸 (白) 兄台请起！
贺天龙 (白) 镖客这算何意？
黄天霸 (白) 不是呵，我与窦寨主交好甚厚，不想他在此招聚为首，适才小弟一时鲁莽，兄台莫怪。
贺天龙 (白) 请问镖客大名。
黄天霸 (白) 这……
(朱光祖摇首做拜山之意。)
黄天霸 (白) 少时拜山，自有名帖呈上。
贺天龙 (白) 还要拜望我家寨主？
黄天霸 (白) 正是。
贺天龙 (白) 镖客你来看，连环套高有万丈，周围数十余里，又有二十余座寨门，你无有腰牌怎能得过？
黄天霸 (白) 这个？
贺天龙 (白) 不妨事，我这里有腰牌一面，交与镖客，你少时拜山，定有人与你通报。
黄天霸 (白) 多谢兄台。
贺天龙 (白) 岂敢。
黄天霸 (白) 少时到了山寨还要与列位亲近亲近。
贺天龙 (白) 与我家寨主交好甚厚，我等怎敢高攀。
黄天霸 (白) 有道是四海之内皆是朋友。
贺天龙 (白) 山寨一叙。
黄天霸 (白) 山寨一叙……哈哈！
贺天龙 (白) 告辞了！
朱光祖 (白) 唉，朋友请回来！
贺天龙 (白) 何事？
朱光祖 (白) 拿着您这吃饭、露脸的家伙！

(贺天龙捡刀。)

贺天龙 (白) 唉!

(贺天龙叹气下。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当场挖门。)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御马若被窦尔墩盗去，我命休矣!

关泰 (白) 众位英雄，不如调动官兵将连环套团团围住，哪怕那窦尔墩飞上天去!

朱光祖 (白) 唉呀关爷，千万不可调动官兵，听方才那人之言，连环套高有万丈，周围数十余里，又有二十余座寨门，俱有喽兵把守，倘若那窦尔墩来个闭山不出，战又不战，降又不降，抽个冷子把御马害死，那不是鸟枪换炮，越玩儿越奘了吗?

计全 (白) 众位英雄! 如今必须一人，明者拜山，暗探御马下落，回来再做计较。

黄天霸 (白) 计仁兄，既然如此，待俺天霸走走!

计全 (白) 唉呀贤弟呀! 那窦尔墩与三太爷仇深似海，你今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黄天霸 (白) 计仁兄，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又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此去也!

朱光祖 (白) 唉呀老兄弟! 还是另想别计方好!

黄天霸 (白) 朱仁兄，小弟此番前去，若是成功，就应在那人的身上。不必拦阻，俺就此去也!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去不得!

黄天霸 (西皮散板) 要把龙潭虎穴闯!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去不得!

黄天霸 (西皮散板) 现有腰牌在身旁。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去不得!

黄天霸 (西皮散板) 俺若不去言有谎，
(【扫头】。黄天霸下。何路通拉住朱光祖。)

何路通 (白) 去不得，去不得!

朱光祖 (白) 去不得，你拉他，你拉着我干什么?

何路通 (白) 我拉错了!

朱光祖 (白) 整个的大瞎摸海嘛!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四喽兵引窦尔墩同上。)

窦尔墩 (西皮摇板) 忆昔当年论刚强，
(西皮流水板) 数载的冤仇挂心旁。
(西皮散板) 御马到手精神爽!
要害三太全家亡。

(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上。)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大头目山下被擒!

窦尔墩 (白) 啊! 有这等事，吩咐一同下山!

(贺天龙上。)

贺天龙 (白) 寨主!

窦尔墩 (白) 贤弟，适才众家贤弟言道，你在山下被擒，怎样逃出罗网!

贺天龙 (白) 提起寨主名姓，故尔放我回山。那镖客还要上山拜望寨主。
 窦尔墩 (白) 哦！窦某幼年之时，占据河间，那些保镖的达官，在某手下逃生的不少，今日闻名前来拜望，也是他们保镖的规矩。

(探子上。)

探子 (白) 镖客拜山，拜帖呈上。
 窦尔墩 (白) 呈上来。
 浙江绍兴府保镖黄……
 啊！此人多大年纪？

探子 (白) 三十上下。
 窦尔墩 (白) 哎！后生之辈，叫他进来！

(窦尔墩将名帖打飞。)

贺天龙 (白) 且慢！那镖客武艺超群，寨主何不赏他个全脸，寨主岂不又添一条臂膀。
 窦尔墩 (白) 就依贤弟。
 喽啰的，摆队相迎。

(【吹打】。众人同摆队下。)

【第十八场】

(【吹打】。四喽兵、窦尔墩、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自下场门同上，同出寨，黄天霸自上场门上。)

贺天龙 (白) 啊，镖客！
 黄天霸 (白) 仁兄！
 贺天龙 (白) 上山来了！
 黄天霸 (白) 上山来了。
 贺天龙 (白) 寨主，这就是镖客。
 镖客，这就是寨主。

黄天霸 (白) 寨主。
 窦尔墩 (白) 镖客，幸会。

(黄天霸、窦尔墩同笑。)

窦尔墩 (白) 来此寨门，镖客请。
 黄天霸 (白) 不敢，寨主请。
 窦尔墩 (白) 镖客到此乃是一客位，还是镖客请！
 黄天霸 (白) 不敢，还是寨主请。
 窦尔墩 (白) 如此挽手而行，哈哈！

(窦尔墩、黄天霸同下，众人同下。)

【第十九场】

(四喽兵、窦尔墩、黄天霸、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上，同挖门。)

窦尔墩 (白) 镖客，驾到荒山，窦某接待不周，望乞恕罪。
 黄天霸 (白) 岂敢，愚下少来拜山。寨主海涵。
 窦尔墩 (白) 适才山下不伤俺寨中之人，俺这里当面谢过。
 黄天霸 (白) 啊呀呀！不是寨主提起，我倒忘怀了。适才山下多蒙众位相让小弟，俺这里当面谢过。

窦尔墩 (白) 惭愧！听我家贤弟言道，镖客武艺超群，何不同聚山寨，共图大事！
 黄天霸 (白) 待愚下将镖车送过山口，交待客商，上得山来，还望列位仁兄携带携带小弟。
 窦尔墩 (白) 你我绿林之中，交好甚厚，何言这“携带”二字，镖客你特谦了。
 黄天霸 (白) 岂敢。
 窦尔墩 (白) 镖客此番到此，是路过荒山，还是特到山寨？
 黄天霸 (白) 小弟一来拜望寨主，二来有一桩好宝献与寨主。
 窦尔墩 (白) 哦！但不知是什么好宝贝？
 黄天霸 (白) 乃是一骑好马。
 窦尔墩 (白) 这好马？

黄天霸 (白) 正是。

窦尔墩 (白) 唉呀！俺寨好马甚多，也算不得什么稀罕之物。

黄天霸 (白) 此马与众不同。

窦尔墩 (白) 此马有何与众不同？何不请讲，我等洗耳恭听。

黄天霸 (白) 寨主请将台座高升一步，愚下也好讲话。

窦尔墩 (白) 如此喽啰的搭座！

(四喽啰同将座位挪至台口，黄天霸、窦尔墩、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入座。)

窦尔墩 (白) 镖客请讲。

黄天霸 (白) 寨主，众位英雄听者：愚下保镖路过马兰峪口，见此马身高八尺，头尾丈二有余；头上生角，肋下生鳞，左右红光两朵，名为“日月骠驹”。日行千里见日，夜走八百不明；盘山越岭如踏平地，漫江过海驰骋如飞。你我绿林之中如有心粗胆壮之人，将此马得到手中，可算得出乎其类，鳌里夺尊，天下第一英雄好汉也！

(西皮散板) 保镖路过马兰关，

(西皮流水板) 一见此马喜心间。

无有胆大的英雄汉，
不能到手也枉然。

窦尔墩 (白) 好马呀，好马！

(西皮摇板) 听得镖客讲一遍，

(西皮流水板) 此马可算兽中元。

若论大胆的英雄汉，
俺窦某可算胆包天。

(黄天霸、窦尔墩、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入座同归原座。)

窦尔墩 (白) 镖客，不知此马生在何处？

黄天霸 (白) 寨主有所不知，此马生在大户人家，有三百名家丁，二百名教习，不分昼夜，轮流看守此马，你我不能进入，岂不是枉然！

窦尔墩 (白) 啊镖客，你今此来是真心结交，还是假意交好？

黄天霸 (白) 哎呀呀，寨主说哪里话来，愚下上山，此乃高攀，焉有二意？

窦尔墩 (白) 既然如此，某对你实说了罢！

黄天霸 (白) 寨主请讲。

窦尔墩 (白) 今有太尉梁千岁，替主口外行围射猎，圣上恩赐一匹御马，名为追风千里驹；是俺施展本领，下得山去，身入御营，将此马盗回山寨，何论那大户人家，有三百家丁，二百名教习，哪放在俺窦某的心上？失言哪，失言！

黄天霸 (笑) 哈哈！

窦尔墩 (白) 镖客为何发笑？

黄天霸 (白) 不是呵，愚下讲的句句实言，寨主为何讪言浮造起来了？

窦尔墩 (白) 怎见得某讪言浮造？

黄天霸 (白) 想那御营，犹如铜墙铁壁一般，寨主你一人怎能进入，俺却不信。

窦尔墩 (白) 量你不肯深信。

大头目过来。

贺天龙 (白) 在。

窦尔墩 (白) 去到后山，将御马鞍辮备好，牵来与他观看。

贺天龙 (白) 遵命！

(贺天龙下。)

黄天霸 (白) 此马有何为证？

窦尔墩 (白) 此马金鞍玉辮，黄绒丝缰，项下提胸对对成双，平常人家怎敢擅用。

黄天霸 (白) 噢，原来如此！

(贺天龙上。)

贺天龙 (白) 御马牵到！

窦尔墩 (白) 镖客请。

黄天霸 (白) 寨主请，啊呀！果然是金鞍玉辮，黄绒丝缰，见马犹如见主，愿太尉千岁！千岁！

窦尔墩 (白) 乡下人哪！

黄天霸 (白) 寨主想此马生在上，无非是受享清福，足下未必能快？

窦尔墩 (白) 某盗马之时，乘骑了一程，倒有千里的脚程。

黄天霸 (白) 如此说来，寨主乘骑过了？

窦尔墩 (白) 乘骑过了。

黄天霸 (白) 此马能行？

窦尔墩 (白) 能行。

黄天霸 (白) 快得很？

窦尔墩 (白) 快得很。

黄天霸 (白) 待我乘骑。

窦尔墩 (白) 带下去！

(贺天龙拉马下。窦尔墩归原座。)

窦尔墩 (白) 镖客，镖客，镖客，你特以地莽撞了。

黄天霸 (白) 寨主此马可惜废物了。

窦尔墩 (白) 怎见得废物了？

黄天霸 (白) 太尉梁千岁失落御马，必然画影图形捉拿盗马之人，寨主将此马得到手中，不能出外乘骑，岂不是废物了。

窦尔墩 (白) 某盗来此马不为出外乘骑。

黄天霸 (白) 不为乘骑，盗它作甚？

窦尔墩 (白) 只为绿林有一家英雄，与俺作对。盗来此马，要害他的满门。

黄天霸 (白) 但不知寨主仇人是哪一家？

窦尔墩 (白) 不是镖客提起，某到忘怀了。方才你那拜帖之上写的浙江绍兴府，俺那仇人与你同乡。

黄天霸 (白) 噢，与我同乡？

窦尔墩 (白) 非但同乡，而且同姓。

黄天霸 (白) 噢，同乡，同姓，这倒巧得很。他叫什么名字？

窦尔墩 (白) 就是那“飞镖”黄三太！

黄天霸 (白) 噢，就是那“飞镖”三太爷。

窦尔墩 (白) 就是那老匹夫！

黄天霸 (白) 寨主，你此仇报不成了。

窦尔墩 (白) 怎么报不成了？

黄天霸 (白) 那三太爷他去世了。

窦尔墩 (白) 啊！那老儿他不在人世了吗！

黄天霸 (白) 归天去了！

窦尔墩 (白) 哎呀！还有他的全家大小。

黄天霸 (白) 窦寨主，自古道人死不记仇。寨主何不宽洪大量，饶恕他的一家满门。三太爷纵死九泉，也是感恩非浅。

窦尔墩 (白) 啊！听你之言，敢么与他沾亲？

黄天霸 (白) 沾亲！

窦尔墩 (白) 带故？

黄天霸 (白) 非但沾亲带故，而且同桌用饭，同榻安眠。

窦尔墩 (白) 三太是你什么人？

黄天霸 (白) 是俺先父。

窦尔墩 (白) 你呢？

黄天霸 (白) 黄天霸。

窦尔墩 (白) 啊！

黄天霸 (白) 拜望寨主。

窦尔墩 (白) 哇呀呀，天霸呀，你好大的胆！俺的心事业已对你说明，你也难逃公道！

黄天霸 (白) 窦寨主！想当年你与我父怎样结下冤仇，请你言讲一番，你若说得情通理顺，俺便替父认罪。你若说得情屈理亏，姓窦的，你算不了“侠义”二字。

窦尔墩 (白) 你且听道！窦某幼年之时，占据河间。你父倚仗金镖，压服绿林，他命计全指镖借银。是俺不允，我二人约定在李家店比试。他不胜俺的护手双钩，就暗发甩头一子，将俺绊倒尘埃。众家英雄纷纷言讲，道俺窦某正在青春，不胜那五旬以外的老儿。是俺一怒，气走河间，来在这连环套。哪知俺把比武仇恨，时

刻挂心，方才言道你父已死，天霸，小奴才！我想这报仇二字，就应在你的身上。

黄天霸（白） 噢，原来如此。想当年我父指镖借银，乃是我父之过。但不知我父借银为着何来？

窦尔墩（白） 只为三河知县彭朋罢职丢官。

黄天霸（白） 彭朋为官如何？

窦尔墩（白） 为官清正。

黄天霸（白） 既然为官清正，为何罢职丢官？

窦尔墩（白） 被武文华所害。

黄天霸（白） 我父借银之后？

窦尔墩（白） 彭朋官复原职。

黄天霸（白） 那武文华？

窦尔墩（白） 三河正法。

黄天霸（白） 彭朋后升何职？

窦尔墩（白） 后升河间知府。

黄天霸（白） 如今？

窦尔墩（白） 当朝一品，位列三台。

黄天霸（白） 是忠是奸？

窦尔墩（白） 大大的忠臣。

黄天霸（白） 却又来，想当年我父借银，并非为己，乃搭救清官原任。你不借银，还则罢了，怎么还与我黄门作对，姓窦的呀，你称得起什么英雄侠义呀！

窦尔墩（白） 住了！连环套岂容你絮絮叨叨，拿下了。

四喽兵（同白） 啊！

黄天霸（白） 住了，俺天霸今日上山，特来拜望，以礼当先。你来看，身旁寸铁未带；倚仗你连环套人多，来来来呀！将你黄爷碎尸万段，俺若是皱皱眉头，算不得黄门后代。

窦尔墩（白） 住了，擒你何用人多，待俺独自擒你。

贺天龙（白） 且慢，他今前来拜山，山下必有余党，约定明日山下比试，一决雌雄。

窦尔墩（白） 就依贤弟。

天霸，你我约定明日在山下比试。一对一个方为好汉。

黄天霸（白） 俺若不胜，情愿替父领罪。寨主你呢？

窦尔墩（白） 也罢，情愿献出御马，随你到官认罪。

黄天霸（白） 丈夫一言。

窦尔墩（白） 驷马难追。

黄天霸（白） 告辞。

窦尔墩（白） 且慢！接你上山，送你出寨。

喽啰们摆队送天霸。

（吹打。众人摆队同下。）

【第二十场】

（连场。四喽兵、黄天霸、窦尔墩、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上。）

窦尔墩（白） 窦某不能远送了。

黄天霸（白） 告辞了。

（西皮散板） 多蒙寨主宽洪量，
送俺天霸下山岗。
明日到山再拜望，
两下比试论论刚强。

（黄天霸下。）

窦尔墩（白） 好汉子！

（西皮散板） 他父英雄儿好汉，
侠义英雄出少年。
喽啰且把寨门掩，

(四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下。)
 窦尔墩 (西皮散板) 黄家之后非等闲。
 (窦尔墩下。)

【第二十一场】

(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上。)
 关泰 (白) 众位仁兄，黄爷前去探山，这般时候还不见回来。
 朱光祖 (白) 黄老兄弟一人前去探山，身无寸铁，大家迎上前去。
 (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出门，黄天霸上。)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
 朱光祖 (白) 老兄弟你回来了，请坐。
 黄天霸、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同白) 请坐。
 朱光祖 (白) 老兄弟，我说你去不得就去不得，回来才是正理，你不过是空去空回吧？
 黄天霸 (白) 焉有空去空回之理。
 朱光祖 (白) 可曾会过窦尔墩？
 黄天霸 (白) 会过了。
 朱光祖 (白) 御马的下落？
 黄天霸 (白) 现在他的山寨。
 朱光祖 (白) 御马有了下落，你我之幸也！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同白) 着哇！
 黄天霸 (白) 计仁兄，你道那窦尔墩盗去御马为了何事？只为李家店比武之仇。
 计全 (白) 这贼还记前仇，真乃匹夫之辈！
 何路通 (白) 众位英雄，俺何路通倒有一计在此。
 黄天霸、
 关泰、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有何妙计？
 何路通 (白) 不如准备干柴烈火，将连环套团团围住，烧他这山寨。
 朱光祖 (白) 我说这个何爷，调动官兵把连环套团团围住，架起干柴烈火这么一烧，甭说一个也跑不了啦！
 何路通 (白) 一个也跑不了。
 朱光祖 (白) 那岂不把窦尔墩带御马全烧死在内吗？叫老兄弟拿什么交待呀？何爷你少出这馊主意吧！说的不像官话呀！
 何路通 (白) 我说的不像官话？
 朱光祖 (白) 不像官话。
 何路通 (白) 算我没说。
 朱光祖 (白) 还是听老兄弟的吧！
 黄天霸 (白) 我二人约定明日山下比试，一对一个，方算英雄好汉。他若不胜，献出御马，甘心认罪；俺若不胜，替父认罪，万死不辞。
 关泰 (白) 既然如此，明日大家还必须小心一二。
 黄天霸 (白) 请至后面饮酒。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朱光祖 (同白) 请。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同下。)
 朱光祖 (白) 哎呀且住，我想救人一命，重如泰山；送人一命，犹如薏草。想老兄弟一人前

去探山，身上并无寸铁，可算得心粗胆壮，明日山下比试，倘若得胜，自然是大家之幸；倘若胜不过那窦尔墩，我黄老兄一世英名岂不付与流水？哎呀妙啊！看黄老兄弟的钢刀，现在我手，我不免盗了他的腰牌，夜入连环套，探听窦尔墩的虚实，也好做一准备。

何路通 (内白) 朱仁兄，饮酒来！
朱光祖 (白) 来啦！
何路通 (内白) 快些饮酒来！
朱光祖 (白) 来啦！来啦！
我就是这个主意。

(朱光祖下。)

【第二十二场】

(喽兵甲、喽兵乙同上。)

喽兵甲 (白) 伙计请了，奉了寨主之命紧守寨门，就此前往。
喽兵乙 (白) 请。
(喽兵甲、喽兵乙同下。)

【第二十三场】

(朱光祖上，走边。)

朱光祖 (石榴花) 俺本是英雄侠义出公厅，
仗飞檐走壁奔走山林。

(喽兵甲、喽兵乙自下场门同上。)

喽兵甲、
喽兵乙 (同白) 呔，拿奸细！
朱光祖 (白) 我不是奸细，也是连环套的喽啰。奉寨主之命下山打探买卖，回山交令。
喽兵甲、
喽兵乙 (同白) 可有腰牌？
朱光祖 (白) 怎的无有！
(黄龙滚)
在身上取下腰牌，
在身上取下腰牌。
在山下打听买卖，
见寨主各自交差，
方显俺机智奇才。

(朱光祖、喽兵甲、喽兵乙同下。)

【第二十四场】

(更夫自上场门上，朱光祖跟上，厨子自下场门上，更夫抱住厨子。)

更夫 (白) 拿奸细！
厨子 (白) 我是厨子。
更夫 (白) 半夜三更你干什么？
厨子 (白) 寨主要吃夜宵喝酒，我去预备。

(厨子下。)

更夫 (白) 好吧，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嘻嘻，他干他的了。

(更夫下。厨子拿酒盘上，朱光祖摘厨子帽子挟在腋下。)

厨子 (白) 没刮风，帽子怎么没了？漆满乌黑的，我摸摸吧！

(厨子放盘子在地上，摸帽子。朱光祖将迷药下入酒壶内，扔帽子。)

厨子 (白) 嘻，找着啦！我这儿得啦，他那儿也得了，我们寨主喝了可也就得啦！

(厨子下。)

朱光祖 (白) 哎呀且住！指望夜入连环套探听消息，时运凑巧，那窦尔墩正要饮酒，我将五鼓鸡鸣麻人散与他下在酒内，少时那窦尔墩定要麻个人事不知，此乃是天助成

功也。

(朱光祖下。)

【第二十五场】

(四喽兵引窦尔墩同上。)

窦尔墩 (西皮散板) 叫人来将酒宴设摆停当，

(窦尔墩归内场椅。厨子上，斟酒下。)

窦尔墩 (西皮散板) 众喽啰且回避各归营房。

(四喽兵同下。)

窦尔墩 (白) 哎呀且住！今观三太之子天霸，一人前来探山，身旁寸铁未带，可算得英雄之后。明日比武之时，某家倒要提防一二。

(朱光祖上，上高。)

窦尔墩 (白) 哎呀！讲什么提防不提防，量他也难逃俺的护手钩下！

(西皮散板) 少年英雄多雄壮，

黄家之后非寻常。

连饮几杯精神爽，

(白) 啊！

(西皮散板) 莫非酒内有埋藏？

(窦尔墩晕过去。朱光祖下高。)

朱光祖 (白) 窦尔墩！

(窦尔墩作鼾声。)

朱光祖 (白) 窦寨主！

(窦尔墩作鼾声。)

朱光祖 (白) 你一世英名何在也！

(黄龙滚) 非是俺自逞英豪，

非是俺自逞英豪。

黑夜里悄悄来到，

只为黄爷遭圈套，

圣旨到大祸难逃。

(白) 窦尔墩！

(窦尔墩作鼾声。)

朱光祖 (白) 窦寨主，本当这一刀……

(朱光祖见窦尔墩忽然翻过身来。)

朱光祖 (白) 窦尔墩，窦寨主！

(窦尔墩作鼾声。)

朱光祖 (白) 本当这一刀将你杀死，念你与我家黄三叔俱是老辈大的英雄，不忍暗害你的性命。将黄贤弟的钢刀与你留在桌上，盗了你的护手双钩，管叫你惧怕那天霸一世也！

(黄龙滚) 盗双钩计插单刀，

盗双钩计插单刀。

醒来时叫他魂魄消。

(朱光祖下。)

窦尔墩 (西皮导板) 金鸡三唱天已晓，

(白) 啊！

(西皮散板) 桌案之上插钢刀。

(白) 众位贤弟快来！

(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上。)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寨主何事惊慌？

窦尔墩 (白) 昨晚你等可曾有人至此？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寨主未曾呼唤，我等焉敢到此？
窦尔墩 (白) 搜寻两旁，短少何物？
贺天龙 (白) 寨主护手双钩不见，现有钢刀一把，寨主请看。
窦尔墩 (白) 拿来我看。
(窦尔墩接刀。)
窦尔墩 (白) 副将黄……啊，我想此事，定是天霸所做，不曾暗害我的性命，倒是大丈夫所为。
列位贤弟，此事不可外面声张，犹恐绿林英雄耻笑。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遵命。
窦尔墩 (白) 准备兵器，山下比武，不得有误。
(窦尔墩试刀刃。)
窦尔墩 (白) 险哪！
(窦尔墩交刀给贺天龙，下。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下。)

【第二十六场】

(关泰、何路通、计全、黄天霸同上。)
黄天霸 (白) 众位仁兄，今日山下比试，全仗诸位之力。啊？朱仁兄往哪里去了？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同白) 我等不知。
黄天霸 (白) 俺的钢刀，现在他的身旁。
(黄天霸一望腰上。)
黄天霸 (白) 又将腰牌盗去，这般时候不见到来，难道他有什么歹意不成？
关泰、
何路通、
计全 (同白) 迎上前去。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同出门，朱光祖上，黄天霸揪住朱光祖。)
黄天霸 (白) 朱光祖，俺的钢刀现在你的身旁，又将腰牌盗去，你往哪里去了？与我讲！
朱光祖 (白) 喝，气头子还真不小！有什么话咱们坐下说好不好？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入座。)
黄天霸 (白) 看你讲些什么！
朱光祖 (白) 我自然有说的。我说这个老兄弟，你与那窦尔墩约定今日山下比试，你要是胜了哪？
黄天霸 (白) 献出御马，随俺到官认罪。
朱光祖 (白) 你要是败了呢？
黄天霸 (白) 俺若不胜，情愿替父认罪，与你什么相干！
朱光祖 (白) 话虽如此，是我昨日见你一人前去探山，身旁寸铁未带，可算得是心粗胆壮。你的钢刀现在我手，又盗了你的腰牌，指望夜入连环套探听消息如何，也好作一准备。谁知那窦尔墩正要饮酒，是我将五鼓鸡鸣麻人散，与他下在酒内，将他麻个人事不知；将你的钢刀与他插在桌案之上，盗去了他的护手双钩，事情是哥哥我做的，叫老兄弟你露这个脸，哥哥做的是好是不好哪？
黄天霸 (白) 那护手钩呢？
朱光祖 (白) 有碍，在这儿等着我哪！连钩带腰牌在这儿呐！拿去吧，我的上司老爷！
(黄天霸接钩。)
黄天霸 (白) 计仁兄，当年李家店比武可是此物？
计全 (白) 正是此物。

朱光祖 (白) 嘻, 交朋友, 也不过如此了吧!
 (计全示意黄天霸赔礼。)
 黄天霸 (白) 朱仁兄, 弟一时鲁莽, 这厢赔礼了。
 朱光祖 (白) 嘻, 这不是拿好朋友当了冤家了吗!
 (计全示意黄天霸跪下。)
 黄天霸 (白) 朱仁兄, 小弟我跪下了。
 朱光祖 (白) 哎呀我的老兄弟, 你快快请起来。老兄弟, 你往后这“毛包”的脾气, 可得改改。
 黄天霸 (白) 是, 是。
 朱光祖 (白) 老兄弟, 稍时见了那窦尔墩就照着我刚才说的话。有什么事, 都有哥哥我呐。
 黄天霸 (白) 全仗朱仁兄。
 众官兵走上。
 (四官兵自两边分上。)
 黄天霸 (白) 大家往连环套去者!
 (众人同下。)

【第二十七场】

(四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引窦尔墩同上。)
 窦尔墩 (白) 牵了御马, 山下去者。
 (四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窦尔墩同走圆场, 二龙出水, 四官兵、黄天霸、关泰、何路通、计全、朱光祖同上, 碰面。)
 窦尔墩 (白) 天霸, 你真个不失信。
 黄天霸 (白) 焉能失信于你! 窦寨主, 你我今日比试, 俺若不胜, 情愿替父认罪, 万死不辞; 你若不胜呢?
 窦尔墩 (白) 俺若不胜, 情愿随你到官认罪。
 黄天霸 (白) 丈夫一言? 岂能反悔。
 黄天霸 (白) 闻得窦寨主有对护手双钩, 拿将出来我们见识见识。
 窦尔墩 (白) 俺的护手钩嘛……
 朱光祖 (白) 八成丢了吧!
 窦尔墩 (白) 俺的兵器, 怎说无有。
 朱光祖 (白) 既然还有, 拿出来让我们哥儿们见识见识, 就是输了也值得!
 窦尔墩 (白) 今日不用俺的护手双钩, 也能胜的过尔等。
 朱光祖 (白) 好哇, 睁着眼说瞎话。老兄弟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说给他听听!
 黄天霸 (白) 窦寨主, 昨晚俺夜入连环套, 见寨主在厅前打睡。本当结果你的性命, 念在你与我父俱是前辈的老英雄, 不肯伤害于你, 故尔将俺的钢刀插在桌案之上, 去了你的护手双钩, 以报你接俺上山, 送俺出寨之情。来, 来, 来, 将护手双钩送了过去。
 (朱光祖递双钩, 贺天龙递钢刀。)
 窦尔墩 (白) 天霸, 你我怎样比试?
 黄天霸 (白) 这个!
 朱光祖 (白) 家伙刚到手, 就要龇毛! 老兄弟, 你先等等, 让哥哥我问他几句。
 窦尔墩!
 (朱光祖见窦尔墩将要翻脸, 立即改口。)
 朱光祖 (白) 窦寨主, 听我跟你讲, 昨晚我家黄贤弟, 夜入连环套, 见寨主在那儿贪睡; 本当将你杀死, 念在你接他上山, 送他出寨之情, 不忍暗害你的性命。你就该知恩感德才是, 献出御马, 随我们到官认罪, 吉凶祸福还在两可之间。怎么着! 称手的兵器刚到手就要跟我哥儿们龇毛滚蛋。你摸摸, 你一个人有几个脑袋?
 窦尔墩 (白) 这个?
 朱光祖 (白) 要杀你昨儿晚上就把你杀了。不是我说你没大人之才, 你简直是绷着脸不害臊嘛!
 窦尔墩 (白) 天霸!
 (念) 我与你父结冤仇, 如今怀恨有数秋。插刀盗钩恩情厚,

(白) 也罢！
(念) 两下的冤仇一笔钩。
朱光祖 (白) 好朋友！
窦尔墩 (白) 将御马牵了过去。
(贺天龙牵马，朱光祖接马。)
朱光祖 (白) 您拉过来吧，我的老爷子。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我等跟随寨主一同前往。
窦尔墩 (白) 好汉做事，一人承当。你们火焚了山寨，后会有期。
贺天龙、
贺天虎、
贺天彪、
贺天豹 (同白) 告辞了。
(四喽兵、贺天龙、贺天虎、贺天彪、贺天豹同下。)
窦尔墩 (白) 天霸，刑具拿来，与俺戴上。
黄天霸 (白) 自行投首，不戴也罢。
窦尔墩 (白) 朝廷王法，焉有不戴之理。你们拿过来！
(窦尔墩戴刑具。)
朱光祖 (白) 够朋友！
(【尾声】。四官兵押窦尔墩同下。黄天霸几次向朱光祖道谢。众人同下。)
(完)

(1) 读“客”。